



永泰黃士恆著

前漢演義
中編

第三冊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全
部
四
冊

秦 漢
演 義

定
價
八
角

歷史小說之膾炙人口者。惟東周列國志。三國志演義。坊間所印廿四史演義等書。淺陋太甚。欲其貫穿歷朝。文字足與東周三國相配者。殊未見也。是書上承東周之後。共計十萬餘言。分訂四冊。內容豐富。紀載翔實。文字淺明。圖書美備。可爲史料之補助。可作家庭之消遣。實通俗教育書中之大觀也。

教 育
部 批

是書以演義體裁敘述秦漢事蹟。用意正大。措詞明顯。俾一般不能讀史記漢書之人。藉此亦可略得歷史之智識。其有裨於通俗教育。洵非淺鮮。

前漢演義(中編)

第八十九回 拜廷尉張湯得寵 決疑獄倪寬顯名

話說元光五年武帝使張湯與趙禹同定律令。趙禹乃潁縣

在故今城

縣陝西武功人

曾事周亞夫爲丞相史。府中屬吏皆稱其公廉。惟周

亞夫不肯信任。或問其故。亞夫道吾極知趙禹才能。但其人用器深刻。不可使居大府。至是趙禹積官至太中大夫。奉命與張湯攷了同事。二人意見相同。彼此一見便如舊識。深相結納。趙禹年長張湯以兄禮事之。所定法令。專務苛酷。又作見知故縱之法。凡官吏見知他人犯法。不卽出頭告發。是爲故縱。與犯人一同辦罪。又刑官用法嚴猛。故入人罪者。其罪從輕。若故縱犯人者。其罪從重。此令既定。一班官吏皆受拘束。欲免朝廷督責。不得不從事苛刻。由是酷吏藉此逞威。無辜之民多被誅戮矣。

到了元朔三年。武帝遂拜張湯爲廷尉。用趙禹爲少府。趙禹爲人清廉。生性倨傲。在朝不與公卿往來。門無食客。一意奉公。孤立。張湯偏想賣弄智巧。上結武帝歡心。下博衆人稱譽。廷尉屬官甚多。有廷尉正、左監、右監、掾史等名目。分部辦事。張湯到任。便留心察看屬官性質。某人苛刻。某人和平。分別記在心上。每遇出有案件。張湯先探明武帝意思。若武帝意主從嚴懲辦者。便發交苛刻之人訊問。武帝意在從輕發落者。便發交和平之人審判。至其人實在有無犯罪。與所犯之罪。是輕是重。以及屬官審判是否合法。一切不問。但求能如武帝之意。不被批駁。便算盡了自己責任。張湯有時遇見案件。探不出武帝意思。或武帝對於此案。並無成見。張湯卻另有主意。心想主上平日最惡土豪游俠。但遇此等人犯到案。不管如何。便加他一個重罪。料不至十分違背上意。至於

貧弱小民。張湯本有意將他超生。卻又想到武帝生性雄猜。遇事定要恩自己出。於是仍行判定罪名。具文奏上。自己又親向武帝說道。此案依律雖應辦罪。尙望陛下裁察。武帝聽說。知他是替犯人求恩。往往依言輕減其罪。或逕行釋放。若是遇著疑難案件。張湯先向武帝陳明原因。分別數種辦法。自己不敢主張。聽候武帝定奪。等到武帝決斷之後。便將此種判詞。編入例案。列爲定法。張湯如此辦案。也算體貼武帝意思。煞費苦心。自然買得武帝歡喜。誰知張湯過於討好。不免弄巧成拙。有時奏事不合帝意。反遭武帝詰責。張湯只是免冠叩頭。自己認錯。一面留心細聽武帝言語。知得武帝意見。便舉出賢能屬官姓名。說道。某人曾向臣主張此議。臣生性愚蠢。不用其言。以致作事錯誤。武帝見其深自責備。也就氣平。並不加罪。有時武帝見其奏事甚合己意。連聲稱善。張湯

卻不自承認。反說道。臣並不會想到此處。乃是屬官某人所爲。武帝聽了。以爲張湯竟能推賢讓善。愈加信任。

張湯又見武帝性喜文學。一時進用之人。大抵儒生爲多。自想係刀筆吏出身。平日未讀儒書。恐被輿論看輕。此時適值董仲舒由膠西謝病回京。家居茂陵。一意修學著書。不問家事。武帝甚重其人。朝廷每有大議。常使張湯往問仲舒。仲舒依據經義。對答皆有法度。張湯便以師禮奉事仲舒。一面結交儒生。敬禮名士。其實張湯但知法令刑罰。何曾曉得經術。對於一班文人學士。氣味不同。勢難投合。不過欲得衆人說好。所以違了本心。強勉與之聯絡。又建議請武帝選派博士弟子。曾習尚書春秋之人。充補廷尉屬官。於是法廷之中。也有儒生在內任職。但張湯意在藉此裝點門面。何曾實心任用。

一日。張湯忽遇一椿疑難案件。召集親信掾史。會議辦法。奏上武帝。武帝批駁下來。張湯又與掾史再三斟酌。另擬辦法。奏上。武帝又不合意。重行批駁。張湯兩次被駁。心中憂懼。一衆掾史。已是費盡心思。更無方法可想。彼此面面相覷。計無所出。正在惶急之際。忽有一人走來。見此情形。上前動問。

此人姓倪。名寬。乃千乘

東故高城苑在今北山人。

自少師事歐陽生。學習尙

書。自武帝卽位。始置五經博士。及公孫弘爲丞相。建議設置博士。弟子五十人。飭令各郡國選取人民。年在十八歲以上。儀狀端正者。補充博士弟子。每年考試一次。及格者調補郎中。及文學掌故。治禮之官掌故事者倪寬被選入京。師事博士孔安國。褚大爲弟子。只因家中甚貧。住居長安。旅費無出。便爲同學諸人炊煮飯菜。諸人一同供其伙食。倪寬平日常苦勤學。遇有放學之日。便出外替人傭工。

賺得工資以供用度。但他雖是作工。仍帶經書前往。稍得休息。便取經書誦讀。以此學問大有精進。誰知身體過勞。忽得一病。臥牀不起。倪寬孤身遠客。平常尙不覺得。一到病中。舉目無親。真是悽惶萬狀。卻虧得好友韓生。極力照應。說起韓生。家中略有財產。與倪寬本不相識。只因他天性好奇。一日忽發奇想。費了五千錢。給與一個有名相工。邀他同到學校看相。將一班博士弟子。逐人看過。因問相工。何人當貴。相工看了一遍。獨指倪寬對韓生道。此生必貴。將來位至三公。韓生謝了相工。令其回去。遂來與倪寬相見。各通姓名。結爲朋友。韓生一味與倪寬要好。倪寬也感其情誼。二人遂如以膠投漆。十分親密。韓生見倪寬獨居無伴。便將自己行裝。搬來同住。及至倪寬得病。韓生替他延醫調藥。遞湯送水。日夜伺候。如同僕人。倪寬病愈。異常感激韓生。從此二人相待有踰骨

肉。

骨見相論篇衛

及至年終考試。倪寬及格。得補掌故。未幾又調補廷尉

文學卒史。

廷尉官屬

倪寬爲人溫和。機警有智略。善作文字。惟是口才頗拙。自補廷尉史。見那廷尉府中。所用無非刀筆法律之吏。倪寬獨以儒生雜在衆人之中。衆人都道他未曾練習事務。遂不分派職事。但命爲從史。猶如吏閒前往北地。郡名看視牲畜。倪寬在北地數年。此次回至廷尉府。繳上牲畜數簿。恰值一衆掾史。會議案件。倪寬見一個個愁眉苦眼。心想必是一件疑難之事。不免向前動問。衆人此時無法。只得詳細告知。倪寬卻想得一種辦法。遂對衆人陳述意見。衆人便請倪寬擬個奏稿。倪寬提起筆來。一揮而就。衆人圍著觀看。無不拜服。急持奏稿來見張湯。告知其事。張湯看了一遍。不覺大驚。急召倪寬入見。與之談論片刻。甚加賞識。立擢爲掾。便將倪寬所

作奏稿。奏上武帝。卽日便得武帝批准。過了數日。張湯入朝。武帝

問道。前次奏章。非是俗吏

手筆。到底何人所爲。張湯

說是倪寬。武帝點頭道。我

已久聞其名。張湯退朝。便

將倪寬升爲奏讞音掾。上掌

奏案倪寬每依據經義。判

決疑獄。張湯甚加倚任。

張湯自見身居高位。愈想

博取名譽。平日行事務爲

修飾。所得俸祿。用以廣交賓客。周恤族人。對於故人子弟。現爲官

吏者。尤加照顧。每遇出外酬應。不避寒暑。以此張湯雖然用法深



刻。卻得衆人稱贊。連丞相公孫弘。都時常說他好處。獨有汲黯見張湯更定法令。得爲廷尉。心中不悅。一日同侍武帝。汲黯忽面責張湯道。君爲正卿。上不能廣先帝之功業。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。使國富民安。人不犯罪。何故空將高皇帝所定法令紛紛更改。似此行事。禍及子孫。將來必至絕種。又一日。汲黯與張湯相聚議事。張湯所言。無非苛刻瑣細。汲黯聽不入耳。忍不住發怒罵道。世人常言刀筆吏不可爲公卿。此語果然不錯。使張湯得志。必致天下人民不得安寧。張湯被汲黯當著大廷廣衆。幾次直言責備。並不容情。心中自然懷恨。便與公孫弘聯絡一氣。當日武帝正寵信公孫弘。張湯二人。偏遇汲黯屢斥其短。因此賭氣。反升二人官職。汲黯當建元六年。卽爲主爵都尉。其時公孫弘張湯尙是小吏。不過幾年。便與同列。如今竟居其上。汲黯身爲九

卿十餘年。並未升擢。又見二人得志。愈覺鬱鬱不平。一日因事入見武帝。不覺當面說出。未知汲黯說何言語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 衛青立功封三子 趙禹選士得二人

話說汲黯因見公孫弘張湯用事。自己不得升擢。遂入見武帝。突然說道。陛下任用羣臣。譬如積薪。後來者反得居上。武帝聞言默然不悅。及汲黯退出。武帝對左右歎道。人果不可無學。試聽汲黯言語。比前更加愚戇。原來汲黯專學黃老。不喜儒術。所以武帝譏其無學。此時武帝正一意征伐匈奴。取得河南之地。設置朔方郡。汲黯又屢勸武帝安靜少事。與匈奴和親。武帝不聽。當日朔方之地。本係匈奴右賢王管轄。今被漢兵奪取。心中怨恨。連年起兵入邊。殺略官吏人民甚多。武帝愈加憤怒。元朔五年春。右賢王又來侵擾朔方。武帝命車騎將軍衛青。率領馬兵三萬。兵出高闕。又拜

衛尉蘇建爲遊擊將軍。左內史李阻爲彊弩將軍。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。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。各領人馬兵出朔方。諸將皆歸衛青節制。復命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領兵出右北平以爲救應。衛青奉命與諸將領兵到得邊境。匈奴右賢王早已退出塞外。衛青遣人探得右賢王住處。相離約有六七百里。遂傳令諸將出塞追擊。諸將奉令。各領部下人馬。偃旗息鼓。悄悄前進。行了多日。竟被追及。原來右賢王聞知漢兵來攻。心想道路遙遠。漢兵何能到此。當晚飲酒醉臥。並不設備。偏遇漢兵十餘萬。乘夜席捲而至。將右賢王四面圍住。胡兵出其不意。張皇失措。又兼黑夜之中。難於辨認。但聽到處喊殺之聲。震天動地。也不知漢兵來了多少。右賢王從夢中驚醒。嚇得心膽俱碎。急帶同愛妾一人。胡騎數百。拚命殺條血路。奪圍北走。胡兵逃走不及。多被擒殺。此一場雖然走了。

右賢王。卻生擒右賢小王十餘人。擄得男女一萬五千餘人。牲畜數十萬頭。斬取首級。不計其數。漢兵大獲全勝。衛青先遣飛騎回京報捷。自己率同諸將班師回國。武帝聞信大喜。立遣使者齎持大將軍印綬往迎衛青。衛青領兵入塞。恰值使者到來。就軍中開讀詔書。拜衛青爲大將軍。諸將皆歸統屬。衛青受了將印。奏凱回京。入見武帝。武帝優加慰勞。下詔加封食邑八千七百戶。又封衛青長子衛伉爲宜春侯。次子衛不疑爲陰安侯。三子衛登爲發干侯。衛青再三辭謝道。臣託賴陛下神靈。諸將出力。幸得戰勝。已蒙陛下加封食邑。臣三子皆在襁褓。未有勤勞。濫叨爵賞。不足以服將士之心。伉等三人不敢受封。武帝道。我非忘却諸將之功。今當以次封賞。於是公孫賀、李蔡、公孫敖、韓說等皆得封侯。衛青見武帝不許辭封。只得謝恩退出。

衛青屢次出師。皆立大功。官位既尊。便有許多人士來投門下。衛青雖然以禮接待。卻未向武帝舉薦一人。因此一班文士。無人稱譽。旁有部將平陵侯蘇建。進說道。大將軍位至尊重。但恨不爲士大夫所稱。尙望將軍推賢薦士。效古代名將所爲。則名聲自然日盛。衛青聽了。謝道。昔日魏其武安。厚招賓客。常爲天子所切齒。須知親待士大夫。進賢人。黜不肖。乃是人主之大權。爲人臣者。但當奉法守職而已。何必招士。讀者試想衛青當日名位未顯。也曾薦過減宣。主父偃二人。如今親貴無比。反不肯引薦一人。其中自有原因。原來衛青久事武帝。深知武帝天性雄猜。凡提拔一人。必要恩出自上。公孫弘身爲丞相。廣開東閣招賢。尙不敢有所舉薦。何況衛青身爲武將。手握兵權。自然更須避嫌。卽如主父偃雖經衛青推薦。武帝卻不任用。直待自己上書。方得召見。後竟因事族誅。

衛青愈加警戒。以此專務和柔退讓。對於朝廷用人行政。一切不肯干預。

誰知衛青無心薦士。武帝卻有意求賢。先是衛青未拜大將軍之前。一日。武帝有詔。選擇衛將軍舍人。用爲郎官。衛青奉詔。也不問其人賢否。但揀舍人中家產富足者十餘人。命其各自備辦鞍馬絳衣佩劍。開具姓名。預備入奏。忽報少府趙禹前來拜謁。衛青延入相見。談及此事。衛青傳令喚進所選舍人。徧請趙禹看過。是否合格。趙禹逐一喚到近前。試問以事。大都不能對答。或是對答不清。一連問了十餘人。竟無一人明白曉事。趙禹心中暗想。將軍也太糊塗。似此等人。如何選他人見主上。遂對衛青說道。吾聞古語有云。『將門之中必有將。』又云。『不知其君。視其所使。不知其子。視其所友。』今主上下詔舉將軍舍人者。欲以此觀將軍能得

文武賢才之士也。若但取富人子應詔。一無智略。如木偶人。被以錦繡。徒具外觀。全無實用。如何去得。衛青被趙禹說得羞慚滿面。心中頓覺失望。也知趙禹原是一番好意。替他打算。於是盡召門下舍人。一共百餘。齊集一處。請趙禹代爲選擇。趙禹向百餘人逐名問話。末後指著二人對衛青道。只此兩人可以入選。其餘無一可用。衛青舉目觀看所選之人。原來一名田仁。一名任安。

說起田仁。卽魯相田叔少子。自少隨父在任。田叔病死任上。魯人感其公廉。奉百金爲祭禮。田仁力辭不受。說道。不因貪得百金。致傷先人之名。聞者歎其有志。田仁年既長成。勇健多力。只因家貧。屈身爲衛青舍人。素與任安交好。任安字少卿。榮陽人。自幼喪父。貧困無聊。不得已爲人御車。前往長安。求爲小吏。又難遂意。乃入籍爲武功。

西在郿今郿縣人。

武功係扶風。

郿道名西今郿縣地四關。

西界一個小邑。